

痛悼柯岩

□迟浩田

晴天霹雳失柯岩，
英姿诗韵叠眼前。
“总理在哪”动天地，
“魅力永恒”映乾坤。
六十二春耕耘路，

八十二秋辉煌卷。
同庚两唱生日歌^①，
神采依旧永无眠。

注：①指柯岩的诗《周总理》，曾两次一起共度生日。

永不熄灭的一团火

□翟泰丰

2011年12月11日13时35分，柯岩同志走了……我一点都不相信这个信息是真的。因为她有钢铁般的坚毅，她有大山般的坚强，她有顽强的生命力，让她总是与死神无缘。至少两次（切除结核肾、单肾条件下心脏搭桥），她都从死亡的边缘离开。特别是那次她的心脏搭桥手术，因为只有一个肾，每一血液循环久了，单肾坏死，必有生命危险，在场的医学专家和我们自然都十分担忧，焦急地等待在手术室外，然而解除麻醉之后，柯岩却微笑着躺在病床上，最终还是战胜了死神，在火一样的笑谈中，依然火一样燃烧着。

嫣然屹立，故我柯岩。

柯岩同志走了……我一点都不相信这个信息是真的。因为她两年前参加了创作60年（八十诞辰）《柯岩文集》首发式，会上她以火一样的激越之情，在自我评说中，提出了具有人生哲理自我定位的论说：“我是谁？”引来政坛、文坛、学术界的众多名人、学者举口称赞，频频谦虚地自问“我是谁？”这个“我是谁”，自然也令当今“功利主义”者不得不自问“还有谁”。会后我去柯岩家里看望，柯岩又进入了新的“战斗”，主编世纪诗集之后，又开始主编一部世纪散文大书。

火依然在燃烧，故我柯岩。

诗人石祥的名作《柯岩是一团火》，吟出了一个真正的柯岩。她确实是一团火，而且是燃烧不尽的一团火。火一样的热心，火一样的热情，火一样的爱心，火一样的亲情，火一样的赤诚，火一样的丹心，火一样在冰雪中绽放的红梅，火一样燃烧在癌症病人群体中的活“菩萨”。

火仍然在燃烧，故我柯岩。

二

我永远都不愿意听到“柯岩走了”这消息！然而，这一次她似乎真的走了……我冥冥中见到了她飘然而去的背影。

我恍惚中听到了她铿锵的脚步声。

我放声呼唤：柯岩，你回来！你主编的世界大书还等待出版……

我再次放声痛哭：柯岩，你回来！敬之身体不好，你不能放下他不管，他离不开你啊……

我含泪最后呼唤：柯岩，你回来！千千万万你身边的癌症病人，他们怀念你呀！他们离不开你这个救命的活“菩萨”啊！

三

柯岩真的走了，我一夜难寐。柯岩之所以让人深深地怀念，是因为她为人十分真诚，性格坦诚直率，敢于坚持真理，勇

你在哪？
②指柯岩的长篇传记
《永恒的魅力》。
③笔者与柯岩同龄，曾两次一起共度生日。

于面对谬误，她认为错误的东西，总是直言不讳，有时候语言甚至是尖刻的，然而她的心却是善良的。在我与她接触比较多的这些年，她除了忙于创作之外，总是关心文学界、作家和各方面的读者朋友，以至这些朋友们的孩子病了，有困难了，遇到不公正了……她比那些朋友还着急，要帮他们解决困难，我们之间或面谈、或电话，常常讲到这类事并要我帮忙。每每解决别人一个难题，她都会比那些遇事者本人还要高兴的打电话，互通相问。有一段时间她剩下的那惟一的一个肾又结核病发作，而且常发高烧，大家真为她担忧，然而她依旧在为别人操劳。当我告诉她关心的那位病人已出院之后，她才高兴地躺下来，微微地笑了，并连连为别人谢谢。

四

柯岩创作60多年，涉猎的创作题材、体裁十分广泛，有诗歌、儿童文学、小说、电影、电视剧本、报告文学……60年10卷大书，600多页，真可谓全能作家，高产作家。对于她的创作成就，历史与人民自有评说，许多评论家、作家、诗人，也都有诸多深邃之论评，这里不必再赘述。但是有一部作品的特殊评论会，却使我终身难忘，因为在她创作60周年研讨会上，我已谈及这件事，这里仍然想把那次活动中感人泪下的情形，赘述几句，以表对她的怀念之情。那是由协会和医学研究会出版社出版，并在医院大厅举办的一个由特殊评论家参加的《CA俱乐部》长篇小说首发式和评论会，这里几乎没有常常出席作品评论会的文学评论家，发言方式也是特殊的。有泪水的倾诉，有肺腑的述说，更有以群体跪谢的动作，阐释心灵、感拜恩人。话语化作哭声、泣声，台上台下同泣同哭，全场涌动，众多由于柯岩关注医好的远离死神的癌症病人，拥向柯岩，突然展示了一幅长幅“向救命恩人柯岩致敬！”喊声、哭声、笑声，病人颤抖的语言声……那情景，那场面，灼人心肺，撼动心弦，我禁不住泪眼涟涟……在这里我听到了一个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心灵回应。

这就是人民作家崇高品质的真实诠释。这就是读者对上善若水一样热情的柯岩的真实热爱。

五

柯岩真的走了，但她的那一团火却永远燃烧在我们身边，光芒四射。那是共产党的忠贞的党性、忠诚的信仰；那是人民作家与人民相融合的心灵回应；那是崇高的人性之美，是走进人民心灵的人格之美；那是时代精神之歌，闪烁着精神世界的壮丽之美……

我们将伴着柯岩的这一团火，永世燃烧下去，让信仰之火更红，让人性之美更高，让时代精神之歌更响亮，更壮丽。

柯岩，你走好！
让一团火永远伴随你，照亮鹤西去之路。
让一团火永远伴随着你，安息在更美好的地方。

柯岩阿姨，永在我们心中

□李云雷

听到柯岩阿姨逝世的消息，我感到非常震惊与悲痛，这不仅是中国文学界的巨大损失，也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永久的遗憾。我与柯岩阿姨接触不多，但她爽朗、明快、豁达的性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火一样的热情也感染着每一个人。在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她写出了数量巨大的小说、剧本、诗歌，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重要收获，而她的人品、爱心、为人民鼓与呼的热情，她追求光明、抨击黑暗的坚定立场，也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柯岩是一位“人民作家”。她的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项人民的事业，她的写作是与理想联系在一起的，文学是她追求光明与未来的一种方式。在她这里，文学不再仅仅是游戏、消遣或娱乐，而成为了一种精神上的事业，是致力于社会与意识领域的改造，与一种更加宏伟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在今天是一种陌生的“文学”观，但是对于柯岩及其一代人来说，这却是他们毕生的追求，在他们的文学中，融入了他们的灵魂、情感与血脉，也融入了他们的理想与追求。他们置身于社会现实之中，用他们的笔去歌颂与批判，他们的作品与时代和人民血脉相连，同呼吸、共命运。柯岩的作品正是如此，她的《周总理，你在哪里》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呼出了人民心底的声音；她的《寻找回来的世界》《他乡明月》，以艺术的方式参与现实和思想领域的辩论，以爱与美引

柯岩走了。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一方面感到意外，一方面又在意料之中，因为最后一次去探视在重症监护室里与病魔抗争的“小迷糊阿姨”，她已无法说话，甚至无法睁开眼睛。我喊她时，她的右手手指在微微颤动，我知道她内心深处肯定听到了我的呼唤，但她已经无力与我握手。抖动的指尖显现出的是生命的无奈！离别柯岩时我内心沉重，这个昔日干练、热情的长者，“刀子嘴豆腐心”的“小迷糊阿姨”，这个对时代、对文学充满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前辈，真的醒不过来了吗？

我与柯岩相识于1978年的秋天，在中国作协华北油田的采风团里。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对文学活动的采访，新鲜、好奇。没有见过柯岩前，我一直以为柯岩是位男作家，没有别的原因，只因“柯岩”这个干练、利索、充满阳刚的名字。在河北白洋淀第一次见到柯岩的时候，才知道柯岩是位干练且风度翩翩的女诗人，第一面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她的灿烂微笑，这种微笑让人感到亲切、随和。

那时的柯岩已是享誉文坛。她一直在儿童文学园地里辛勤耕耘，是一名用自己的心血浇灌祖国花朵的出色的园丁。上世纪50年代中期，她在我国文坛崭露头角，以其生动活泼、富有情趣的儿童诗引人瞩目。自此之后，她诗中那丰富的想象、生动的笔触、明快的格调，那细腻的观察、厚实的生活、幽默的语言以及别具一格的情节，形成了属于柯岩自己的独特风格。

我当时是一名年轻的儿童文学工作者，也渴望当一名儿童诗人，柯岩的诗是必读之作。为此我专门研究过柯岩的创作实践，在研究柯岩期间，我曾数次登门拜访，对柯岩也就有了更深的了解。同时，也开始了与柯岩近30年的交往。

柯岩是一位对孩子充满感情的作家，同时又是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多种文学门类均有建树的

忆柯岩

□高洪波

“多面手”。影响几代人的儿童文学作品《小兵》的故事，脍炙人口的诗篇《周总理，你在哪里》、光彩照人的报告文学《船长》……这些作品至今仍然在广大读者中传颂。特别是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后来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宋丹丹主演，可谓影响深远，是堪与苏联马卡连柯《教育诗》媲美的力作，在对失足少年的描写及教育工作者形象塑造上，至今未见能有与其比肩的作品。

柯岩的儿童诗，是她文学创作中所占比重最大的一部分，也是她得以和孩子们交流思想感情的最重要的渠道。她的儿童诗，是勾勒精细的“设计图纸”。在这些灵魂的设计蓝图上，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带着一代儿童的性格特色和行动准则，包含着诗人拳拳的挚爱。柯岩微笑着走进孩子们的生活，微笑着探索他们心灵的秘密，又微笑着表扬他们的优点，甚至连批评他们的缺点时诗人也是微笑着，带着善意的揶揄、幽默和快活。这种发自心底的微笑，这种微笑造成的情趣，构成了柯岩儿童诗的主要格调。

毫无疑问，柯岩的儿童诗在我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中是独树一帜的，是经典之作，她用自己对孩子们的热爱以及丰富的生活，用一颗情趣充盈的诗心，为新中国的儿童诗画廊增添了一幅幅色彩绚丽的画。她的诗取材广泛，思想性强，语言优美，构思巧妙。她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创作的作品更为成功，那个时期是柯岩专门致力于为孩子们写作的时期，无论是思想感情还是生活积淀，都促使和推动着她

的诗呈现着自己的特色，其作品感情真挚而活泼可亲，就此奠定了柯岩在我国儿童诗创作中重要的地位。她这个时期的大部分作品，经受了时间的检验，至今仍然被少年儿童所喜爱。

对柯岩的研究，促使我写成了两万多字的文章，并归入计划出版的“新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部分，后来因为出版计划取消，这些文字被束之高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以为原稿丢失了，2009年搬家时，突然发现这些沉睡二十多年的书稿竟然安静地躺在一个箱子里，后经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儿童文学作家论稿》。去年我在第一时间将此书送给柯岩，她异常高兴，也许她能从我的文章里回忆起自己30年前接受采访时说的话，或许能引起自己更久远的年轻时节写下的灵动而快活的诗篇。

在得知柯岩逝世的这几天里，我反复翻看这本书，在“柯岩专章”的这一节，我时常驻足，在字里行间，我能清晰地看到她当时微笑的表情、飞快的语速，还有针砭文坛时弊的干练模样。

我想起30年前为了撰写“柯岩专章”去图书馆借来她所有作品狂热阅读的情景，想起当时年轻的束沛德为同样年轻的柯岩撰写《情趣从何而来》的论文的往事，想起与她无数次的闲聊与正式的采访，想起1979年第三次“文代会”上柯岩声情并茂的发言，湿润了台上台下作家们的眼睛……尤其难忘的是两年前柯岩80岁时座谈会上的盛况，想起工读学校校长、一个昔日的工读生至情的发言，一个癌症病人发自内心的倾诉。这时的柯岩已不仅是文学意义上的柯岩，她分明具有了社会学意义上的担当和引领，她的火热的性格，燃烧自己的同时也照亮别人的内心，便格外具有另一种意蕴。从这个意义上说，柯岩永生，柯岩真像自然界中的那座名叫柯岩的石山，挺立在岁月的风云中，时光愈久，愈显出珍贵与沉重的价值。

“小迷糊阿姨”，走好。

倒在火线上的战士

□范晓戈

尽管早有思想准备，因为贺茂之将军（贺敬之同事的山东枣庄同乡，也是我的老战友）几个月前给我打电话说柯岩入院时，病情一直就不乐观，几次想去探视都说她一直处在昏迷当中。我在电话上和茂之将军讲，奇迹未能出现。但奇迹终未能出现。看着报纸上她那挂着熟悉笑容的照片加了黑框和去世的消息，心情沉重极了，仍然觉得她不应该就这么走了。她身体有病不假，但她什么时候有过病相？

前年中国作协为她举办创作60周年座谈会，几位过去没见过她的《文艺报》编辑听说风风火火的她已是80高龄都吃惊得“啊”了起来。记得我和她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6月30日。我在和平里大酒店参加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植项目评审会。晚饭前接到了茂之同志电话，说贺老、柯岩夫妇正在地安门枣庄饭店和一位公安部老同志小聚，他们让我赶过去吃饭。我当时因为会议未开完，估计开完会再赶过去会误了大家吃饭，便说我在酒店吃过自助餐再过去。

大约快8点我赶到了枣庄饭店。柯岩拉我在她身边坐下并倒上一杯白酒。我不会喝酒，但惊讶贺老、柯岩夫妇均喝白酒，看他们身体及精神状况这么好，很是高兴。桌上贺老话不多，但柯岩时而爽朗大笑，时而侃侃而谈，告诉我她又主编了上下两册140万字的当代中国散文选《与史同在》。

过了几天，她让人把书送来，待我细读之后为这套书写出了评论，就去枣庄主持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年会去了。从她的“婆家”回京，《文艺报》虽然很快将我那篇短文发表，但她已在昏迷中，终究未能看到。我把那篇文章开头一段读给她听听吧：

两年前，也是一个盛夏8月，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柯岩文集》出版暨

文学创作60周年”座谈会的与会者面对煌煌十卷、600万字的《柯岩文集》，一致称她为文学界的“劳动模范”。

在60多年的文学活动中，她在文学艺术的多个领域：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影视、评论等方面留下的创作成果，不仅当时有轰动效应，许多名篇也已长存于当代文学史。前不久，当我又收到她赠送的两大卷140万字的《与史同在——当代中国散文选》后，首先为她在年逾八旬承担如此大的工作量而敬佩不已。我认为，说柯岩是文学界最好地诠释了“作家”这个称号的作家绝非过誉之辞。她不仅做到了生命不息、笔耕不辍，更重要的是做到了用文字体现良知，用良知反哺生活。

她为社会主义文学耸立起一座丰碑，而这座丰碑是由她的伟大人格铸就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代作家中，她是秀出班行、无出其右的一位。从《寻找回来的世界》的赤子之心到《他乡明月》中的高情远志，从《一个诗人眼里的宋庆龄》的蕙心纨质，到《周总理，你在哪里》的沉哀入骨，再到她的许多文论中的姜桂之性，所有这些都是作家人格的构成部分。更何况这些作品有的是在与死神搏斗，躺在抢救室病床上奋笔疾书写下。她要求亲友们探望她的时候不要买鲜花，而要把购买鲜花的钱献给希望工程。她悉心辅导了大量的工人业余作者；她70岁的时候在《小学阅读报》上开辟了“和巨人对话”的专栏，有问必答地给小朋友们回信，解决他们不愿意上学、和爸爸妈妈的矛盾等等，无需一一列举。

她的文字不是墨写的，是用生命写就的，也只有如此的写作姿态才能够使一个作家的作品达到一种生命活力的高度。她是一名倒在“火线上”的文学战士。在天堂，在天堂，她会依然以那熟悉的笑容注视她深爱着的祖国大地。

两个多月以来，像有一根无形的丝线系在心头，丝线的那一头系在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柯岩的病床上。时紧时松，时重时轻，更多的时候还是因为线紧、线重而心疼。

2011年12月11日13时35分，这根线断了。一颗文坛巨星陨落了！

柯岩虽然已过82岁高龄，虽然住院前就有多种疾病缠身，但是她始终拥有旺盛的精神、爽朗的笑声，一边在做治疗，一边还在写文章、编书。她躺在病床上编撰出版的《与史同在——当代中国散文选》，就是在她住院前进入西单图书大厦等各大书店的，至今还墨香缭绕。可是此次，此次住院竟转到监护室这么长时间！吉凶难测，不能不令人着急！有多少人在渴盼她早日出院啊！可是，大家等来的是失望，是哀痛，是深深的怀念。

在这深深的怀念中，我情不自禁地多次凝视书橱里她亲笔签名赠送的1996年7月出版的300多万字六卷《柯岩全集》，2009年7月出版的588万字十卷《柯岩文集》，以及多年来零星赠送的20余本作品集，还有上、中、下三册《柯岩研究文集》，2009年柯岩创作60周年纪念暨《柯岩文集》首发式座谈会文集《慕然回首》等。每次凝视，都不自主从心底奔涌起一阵震撼和叹服。

令人震撼和叹服的，首先是柯岩的作品之多、文类之全。在2009年出版的《柯岩文集》里，就有诗歌210首，散文、报告文学33篇，长篇小说3部，中短篇小说9部，电影电视剧6部，文论97篇。一个热心社会公益活动并获公认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竟还有这么多的作品，而且长拳短打，样样俱全；十八般武艺，行行精通。这在古今中外的巾帼作家中，该是凤毛麟角。

其次令人震撼和叹服的，是柯岩的作品之精、影响之大。谈起柯岩的儿童文学作品，至今还有许多人能背诵出朗朗上口的儿童诗《坐火车》《小兵的故事》《我对雷锋叔叔说》《海军帽》《小迷糊·阿姨》等。她的诗歌《又见蔗林，又见蔗林……》《中国式的回答》，蜚声文坛，特别是《周总理，你在哪里》，震撼人心，影响深远，已成为中国人民深情怀念敬爱领袖的千古绝唱。反映时代精神、树立新人形象以至中国形象的报告文学《奇异的书简》《特邀代表》《船长》《追赶太阳的人》《美的追求者》等，无论是人物塑造、意境提炼，还是艺术手法，都无愧开一代新风。她的中篇小说《高压氧舱》《面对死神》《道是无情》《妈妈不知道的事情》和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他乡明月》《红蜻蜓》及由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不仅题材创新，还有人物、立意的创新，被誉为是当代中国的“教育诗”。当现代人谈癌色变的时候，她又先后拿出了《CA俱乐部》《癌症≠死亡》。很长一段时间，这两部大作成了癌症患者和亲属以及医务人员的必读之作，以至遍及全国的抗癌明星俱乐部成员都把她当成良师益友。在一次抗癌俱乐部成员的聚会上，他们打出了“柯岩，我们热爱你”的大红横幅。随之，一群群病友热浪般地拥向了她。柯岩作品影响力之大，更表现在同行对她的认可和称赞上。仅《柯岩研究文集》（上、中、下三册）及《慕然回首》一书中，就有290篇评论文章，其中不乏名家、大家、资深评论家。当然还有国家给予的嘉奖：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一等奖，首届、第二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飞天奖，金鹰奖，国家教委特别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金盾奖，五个一工程奖，等等，更有不少作品收入大、中、小学课本里……

令人震撼和叹服的，更有柯岩的拼搏精神和忘我精神。她的不少作品，是在病中完成的。笔者有幸常到她府上去，每次不是见她坐在电脑前写作，就是看她斜卧在床上校对书稿。她在编辑、校改《与史同在——当代中国散文选》时，正是她此次重病发作的前期。腰疼得下不来床，她就在床上校改；一天三次服用中药，一天到晚编写文稿和照片。谁也劝止不住。同心相伴、携手前行的挚爱伴侣贺敬之近乎责怪地求她：“你怎么不能休息休息呢？”她常常头也不抬，捧着书稿说：“你看看看，我怎么能休息得了呢？”

柯岩何以如此用心用力用功呢？是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是强烈的布道心和完美感？是炽热的才情和热忱？无疑都是。她在中国首次“走进崇高理论研讨会”上的即席讲话，让笔者又一次感受到了其真谛所在：“因为年纪大了，因为生病，很多会都不参加了。为什么这个会要来呢？就是因为是‘走进崇高’，崇高是我们的信念，也是我们的理想。”

她不止一次呼吁：“要了解一个国家和她的未来，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看她怎样教育下一代，以及她的年轻一代的精神面貌……”“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是用自己的理想塑造下一代，寄希望于